

鄉村生活圖景：一位偽農婦的田園日記 / 凌明玉

2020.02.20，晴朗，存在建築模型裡的鄉下人家

初次看到鄉下人家的模樣，只是幾張建築模型圖，灰與米白堆疊的色塊，綠意包圍著雙拼的三層樓透天厝。

側面圖有一灣湖水，這讓我有點期待，我出生的屏東鄉村老家門口也有一條溪，只要父親帶我們返鄉，幾個堂哥夜裡都會揹著裝備帶著我去溯溪電魚，那時沒人管是否違法，我們通常電不到幾隻小魚，多的是赤腳玩水的天真。從田壟爬上岸時，小腿上總有幾隻水蛭，我總嚇得驚聲嚎哭。這時，父親和二伯他們會匆匆自廳堂穿過三合院衝到田邊抱起我，二伯會說，「既然錢都算好了，早點回高雄吧。」

那時的父親窮困潦倒，每回返鄉總是和哥哥借貸，甚至也將田地抵押，算帳的數字越來越龐大。他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，回高雄的路上，開著和朋友借來的老舊裕隆車，我在後座聽他和母親壓低聲音細細碎碎說了一路的帳，欠人的，被欠的，不清不白的，後來我也算不清而睡著了。

鄉村的建築模型圖旁的湖水，讓我想起了童年的父親。模型圖裡的綠無從得知是什麼樹木，後來才知道我們的菜園一旁栽種整排綠竹。

依憑著一張建築模型圖，怎麼看都像樂高堆砌的一個家，但肯定不會像我童年的家，輕輕一碰就整個崩塌。

2020.02.22 陰雨：至少還有希望的新生活

近來疫情越演越熱，本以為和之前的傳染病 S A R S 一樣不久便會平息，然而疾病是魔，幻化成各種姿態，奪你骨血讓你心臟停止跳動，更會腐蝕人心令你連呼吸都得付出代價來換取。

J 說，農舍開始挖地基已經半月餘，工人如常勞動，但戴著口罩似乎效率不是太好。我們無法苛求他人，冒著傳染性極強的風險，工作時仍然展現效率啊。但 J 及有效率的幫忙將挖出的廢土和大小不一的石頭整治為待用材料，未來鋪設農舍小徑或是回填水池都可以再利用。

這週輪到身分證末碼雙號的我去排長長隊伍，一小時只換來五個口罩，這個效率恐怕更不及在農舍趕工的工人，他們得趁著春雨未來快點將地基挖好。而我，不過是每週排隊買五個口罩，過日子，保持呼吸。

在彼方保持呼吸的還有 J，有了農舍這個尚未成形的家，心裡也多了一個記掛之處。

往日我常笑 J 是每日開車去種菜的高級農夫，傍晚又匆匆隨著北二高下班車潮堵塞在途中，不過是換個形式上班。他常常農事一做就忘了時間，手機和隨身揹包擺在遙遠的竹林下，農夫裝扮就是淘汰的老舊衣物，總是弄得渾身髒兮兮渾身汗臭的他，一回到城市的家便急匆匆地奔入浴室梳洗。

「我想蓋間農舍，這樣就不用兩地奔波，農事要認真做的話，兩天打魚三天曬網也不是個辦法。」

「蓋一農一舍？你是指電視新聞常在說的那種農舍，不是說不可以亂蓋？」

「當然不是違法農舍，我打算自己跑流程，取得合法蓋農舍的資格，多數人都貪圖便利以蓋農具間掩護農舍，這不是正途，以後如果需要買賣或繼承，麻煩就來了。」

記得去年此時，我們邊吃晚餐邊談論著農舍話題，以為當時不過是 J 一時奇想，沒想到他早有縝密計畫。J 娓娓道來，早和從事建築師的姊夫商量過，蓋個雙拼三層樓農舍，農地有一半也是 J 的姊姊所共有，他詢問兩人意願，他們也願意提供各項協助。

火象星座的 J，我常在懷疑他是摩羯座混種，想要做什麼事，千軍萬馬攔不住。

逐步展開農舍的夢想之屋，沒有一件是容易的事。

我看 J 筆記上寫著月計畫：放樣、搭鷹架、搭接柱鋼、水電、版模、牆面鋼筋、水電放樣、二樓頂鋼筋和水電、技師現場勘驗、市府派員勘驗、工地拜拜、灌漿、頂板放樣、灑水養護、拆牆模……他是請工人蓋農舍，還是自己學著蓋農舍呢？

朋友都笑說，等到我們家農舍蓋好，J 也可以外接蓋農舍的 CASE。

我想，旁人戲謔的說法，並非刻意為之，而是他們不太了解這個鄉間的小房子對 J 而言，是他退休後放逐自己的自然野地，他想重返童年無憂無慮的只要擔心有沒有食物吃，吃完了去寫功課，洗完澡便上床睡覺，如此單純的生活而已。

不需要再看老闆和客戶臉色，不需要為了電腦系統上線徹夜難眠，不需要吃一頓晚餐要接三四個電話，他常跟我說，「我的胃潰瘍其實就是長年工作型態造成的，每天我都不知道自己吃了什麼東西，總是在開會……」

我知道，J 不是為了滿足多一個房子的欲望，他只是想要單純的生活。

目前，我也只求個單純生活。每週依照身分證末碼單雙數輪流買口罩，日常成為荒謬的超現實時空，城市中的我只能閉鎖在家，疫情死亡人數和感染人數不斷攀升，未來的任何夢想都顯得薄脆渺茫。

但，我們還有個鄉間的小房子，日日長大，總是有個結尾的時間，打上劇終字樣，然後，我們可以離開這座城市，去到佇立於田中央的農舍，展開至少還有希望的新生活。

2020.02.25 兩日，田地的C P值

這兩天皆是微雨或陰霾的天氣，但因疫情自肅在家，屋外什麼氣候似乎與我無關，只有三十坪大的空間，查看手機步行的步數恐怕比家貓還少。

即便是兩日，J仍清晨即起，開著車前往鄉下人家，他說今天得幫綠竹筍施肥覆土，之前這一小塊農地是J和他姊姊合購，一直以來都由J的大哥幫忙種稻，大伯在田與田的交界栽植了整排綠竹，這種天然屏障比冰冷的鐵絲網要有人性，既有隱私又能在竹葉掩映中發覺鳥兒在枝條間跳躍。

J笑說，更好的邊際效益是只要勤於除根覆土，還能收成綠竹筍。

「跟你說個好消息，剛剛和隔壁農友聊天，發現他也放棄使用除草劑，改用農耕機翻土的方式。這樣我們的田地和蔬菜就不會被污染，大家一起愛護彼此的土地，真是太好了。」

J難得上傳一長串訊息，可見他開心之情溢於言表。他又補述，其實隔壁農友還有考量到除草劑比翻土機的汽油還貴，計算成本之餘乾脆放棄。

原來種田也是要考慮到C P值啊。我算是開了眼界。

後來我寫我的稿，不到五分鐘，J又飛來一串訊息，或許平日少言的他今日特別想聊天吧。

「我記得去年他還笑說。只有我們不用除草劑不噴農藥，太辛苦了。他希望田是乾淨的，沒雜草的，不用除草劑不行。我還隨口說，你的翻土機也是要三不五時開出來，何不翻土就好？那時，我很擔心，要他不噴農藥，還有漫漫長路。」

原來有這段因果關係，難怪J今日特別喜悅之情溢於言表，比他的菜苗開花果樹結果還要更有收穫。兩塊相鄰的田地，隔壁農友不用除草劑，難怪俗話說，有一好芳鄰也是上輩子修來的福，擁有同樣惜愛生態的好鄰居，我們的田也跟著蒙受福氣。

2020.02.28 陰天，雜草和蔬菜旺盛齊長的菜園

之前隔壁農田放棄使用除草劑，不過歡喜二日，J又有新的煩惱。

他說平常，看天氣看作物，看實況判斷，再規劃每天要做的農活。但是之後想和同學去個半環島騎單車旅行，旅行前，農活就變的複雜了。

「你的菜不是都事先種好了，請大哥幫忙澆水就好，有什麼複雜？」

「哪有妳種在窗台的那些多肉植物那麼簡單，這樣妳也能來種菜了。」

「種多肉也不是很簡單，有些多肉很愛水，但又不能每天澆水，我還得另外套個杯子儲存水分讓上面的吸收水氣，才不會爛根。」

疫情期間我開始種植幾盆多肉植物，J時不時調侃我的窗台小花園那些多肉，需要細心伺候的就叫它公主病，不需要多澆水的就叫它「那些草」。我

有些懂得種菜的人心裡只有自己的孩子萬般好，別人的孩子全都看不上眼的分別心。

「好啦，我跟妳說說，究竟旅行前的農事有多複雜？一兩個月前就要規劃要和預估土壤的乾濕度，更重要的是要看老天是否賞臉，得密切注意氣象動態，要好天氣曬乾土才能翻，一種下小苗，濕漉漉的土想拔小草又異常困難，氣溫上下溜滑梯也會影響育苗成功率，妳覺得難不難？」

「這麼一說，好像有點難。但你自己選擇退休種菜，這些風險你難道沒有評估過嗎？你們資訊產業做一個案子前不是最會事先精算？」

我了解一個菜園無法看一個資訊系統相比，要花的心力本來就不對等，但 J 的語氣彷彿我是個笨蛋，讓人相談不歡，但在鄉下人家，他又無人可談她領悟到的務農小事，只能勉強找我這個偽農婦一吐苦悶。

J 大概也察覺到太太開始不是很有耐心聽他這些拔草育苗的「大事」，開始放慢語速，心平氣和地說，「其實作物與草可以共生沒問題，但是我也怕這些草等我環島回來，可能長得比種下的菜苗還要高，所以，要算準時間栽種實在很為難，因為還有天氣因素來搗亂，白忙一場。」

「簡單來說，就是你不想要這是個雜草和蔬菜旺盛齊長的菜園對吧？」

「差不多是這個意思。」

「我懂了，今日本人就暫且先不寫稿，跟你去拔那些細小的雜草。」

「對嘛，整天坐在筆電前面不健康，也該來看看菜了。」

「不，我是去看看草，你的菜根本還沒長出來啊。」

「都好都好，反正疫情期間，你也只能去鄉下人家走走，要珍惜這個後花園。」

珍惜我們家的後花園，這句話倒是精確，人身不自由時，想起我們還有一處隨意來去的處所，心，彷彿也感受到自由了。

2020.03.01 天氣晴好，如果無花果有臉書

記得去年春末，J 剛退休，首先在鄉下人家的菜園搭起網室，栽植幾棵不同品種的番茄苗逐一結果的果實隨風搖曳，收成時總是格外觸動心弦。

那次我初次陪同 J 採摘農作，假使瞥見幾枚墜落泥地的紅黃小果，也會拾起檢視，見它硬挺著堅持落土不爛的模樣，絕對寶愛著全都裝進桶子裡，和之前採收那些混成一片，像是從來沒有分別的樣子。

摘小番茄可比採收菜園其他蔬果有趣。

如同唱 KTV 最後那一分鐘卻還有一首五分鐘的歌尚未結束，小番茄季節的尾聲則以為這首歌終有唱完的片刻，沒想到，定睛遠望，那方蜿蜒雜亂的枝藤居然還躲著幾顆黃澄澄的桃太郎呢。

說到菜園邊陲的果樹區，植有幾棵紅心芭樂和甜柚，其中還有幾株友人餽贈的無花果，之後J又扦插出幾株新苗，盛夏途經此地，總要食指點兵算計所有垂掛樹叉綠寶石般的果實，儼然得意洋洋的無花果富翁。

最近後知後覺知曉，實際上我們吃的不是無花果的果實，而是整個花托、花朵和花蜜，膨大的肉質花托裡藏著雄花和雌花。像是榕樹的果實和無花果的形狀非常相似，以及能擠出黏液暱稱假愛玉的薜荔，同樣也是植物構造稱之為「隱形花序」。

隱形花序讓我想到東漢崔瑗的詩句，「無使名過實，守愚聖所臧。在涅貴不緇，曖曖內含光。」不炫耀內涵，不賣弄甜香，嘗過無花果滋味的人常津津樂道，無論長在多貧瘠的土地，它總是靜靜地充實內在，並且不張揚地默默長成累累碩果。

這源自中東、小亞細亞的水果，幾年前初次在新疆品嚐，各種品項的葡萄乾和肥厚無花果乾密密實實鋪滿整個大巴札市集，若有密集恐懼症者請務必走避此處。

爾後至希臘和土耳其旅行，發覺無花果樹居然與臺灣隨處可見的小葉欖仁是同等路樹等級。但最令人驚訝的冷知識是無花果五指狀寬大的葉片，竟然是亞當夏娃重要部位的遮蔽物。得知這無用的田園花絮，每逢路經無花果樹，見它寬闊的葉為果實遮蔭，便不爭氣地在腦海浮現創世紀神話的馬賽克情景。

不過，植物若能聽懂人話，我想說句知心的，無花果的剖面實在麗質素顏，彷彿心中躺臥桃色菩提葉，尚未碰觸便感到神祕不可言喻的滋味，縱然經過與我等身高度的果樹植株，仍禁不住分泌唾液與慾望。

我抑止不了手指不敬的偷摸一下無花果渾圓屁股，但只有，偶爾很想吃的時候啦。

種什麼吃什麼，這不就是我們想要的生活嗎？J曾這麼說。想到這裡，我又伸出食指戳了一下無花果的臉，像是很熟的老朋友在臉書重逢，那種戳一下，如果無花果有臉書。